

2020

人類命運共同體——對薩斯教授一文的回應

A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Sass

Yu Wang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Mei Yin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repository.hkbu.edu.hk/ijccpm>



Part of the [Applied Ethics Commons](#), and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ommons](#)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中外醫學哲學》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repository@hkbu.edu.hk.

人類命運共同體——
對薩斯教授一文的回應

A Hum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Sass

王彧 尹梅

Wang Yu and Yin Mei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hanged every single person and every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y. Even now, the pandemic remains severe in many countries. Every day, more lives are lost to the disease, which has destroyed countless families. Every member of the human family, every being in this world, is a tree on the same mountain and a

王彧，哈爾濱醫科大學人文學院倫理學中心副教授，中國哈爾濱，郵編：150081。
尹梅，哈爾濱醫科大學人文學院倫理學中心教授，中國哈爾濱，郵編：150081。
Wang Y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Bioethics,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y,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50081.
Yin Mei, Professor, Center of Bioethics,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y,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50081.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年)：頁 57-6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57-62.

wave on the same sea. Any political body, regardless of its form and size, has the same individual biological attributes as the people it comprises. It seeks to preserve its life, further its interests, and avoid harm, fighting, and even war. The activities of a state or social group, like those of an individual, are ultimately directed toward survival. However, achieving this purpose requires greater cooperation for a group and state than for an individual. Thus, various crises may be resolved by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of “meritocracy”; rejecting any form of narrow localism, even a kind of dogmatic geographic patriotism; discarding groundless accusations and suspicion; and allowing all of mankind to breathe the same air and share the same fate.

2019 年末至今，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這場疫情的悲壯與慘烈不僅是數以萬計的生命隕落，更導致了曾經常態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組織形態、思維意識等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甚至失序。作為自然人的生命個體在此過程中如同巨浪中的一葉扁舟，深刻的體察了不可控的恐懼與危機，而那些生命政治體也面臨著受疫情影響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崩潰紊亂”（collapse disorder）。當我們竭盡全力為身體政治個體尋求醫學的方式化解疫情所帶來的病痛時，如何為這些此在或將在的生命政治體尋醫問藥，或許是全人類共議的難題。一如薩斯教授引用卡繆《鼠疫》所言：“鼠疫不僅奪去了人們的生命還摧毀了小鎮的政治和商業機構”。

薩斯教授從自然人以及萬事萬物必然相連這一觀點入手，認為民族國家本身當具有“族群的個體性”，可作為類人類身體一樣的生命有機形態。這一觀點符合傳統的生命政治體的概念，把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這一先於個體生命與身體獨立存在的政治共同體，則通過契約締結、民族集合、利益共榮，或歷史俗稱的精神共認；另一面，把人的生命或身體以及與其相關的一切，諸如醫療衛生、人口、疾病、衰老、災疫、死亡等事務，作為“至高權力的原初活動”皆可作為生命政治的主體或本體，而後一種可以用“身體政治”與國家以及社會族群的生命有機形態的“生命政治”本體相區別。他的所思所量，是想在這因

COVID-19 所導致的失真、失序的局面中，找到一條適合全人類的可行通路。

“誰都知道，惡病會以某種途徑在世界上反復爆發，然而我們卻不願相信有些病會在突然之間從天而降。”突然發生的災疫將人們在極短的時間裡推入不可控也不可知的境遇，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亂，並不得被動的接受來自於外部宏觀的基於疫情的各樣的規則和制度，即便在某些情形下這些規則和制度會與局部個體的利益發生衝突。此種情況之下，生命政治超越了個體的訴求，單純的身體政治不再是極端情形下唯一被關注的重點，一如薩斯教授文中所提五個對於政治體而言的現代性危機：全球大流行病和生物戰；電氣風險和電磁衝擊；交易中的信任危機；反抗和鎮壓的風險；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對立的危機……在全球一體化趨勢愈發強烈的時代，這些危機的爆發將會導致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失序局面，任何一個危機的發生都不是某個政治體所能獨立應對的。因此，這些政治體雖然在身份認同上並未形成統一的定義，但其與自然人在某種程度上有著高度的相似性：生命政治體內部的運轉以及與其他生命政治體的相互作用依賴於良好的內外溝通與合作。通過管理內部和外部事務、內部競爭以及與其他社會和國家的競爭的能力使生命政治健康和強大。充分考慮保持生命政治體健康運轉的最佳方式是充分考慮和檢省政治體內部和外部的風險和危機，促進與其所處的領域內其他政治團體合作。概而言之，時代的發展超越了預期，實體的真實世界與網路構建的空間並存，現實存在的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政治體與政治體之間的時空距離被無限制的縮短，傳統的生命政治體在這樣的環境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當然也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們的社會和政治機構將如何改變和適應這些新的變化；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新事物為基礎的全新世界的一部分？二者之間是共存共榮關係還是競爭對立，甚至想要摧毀對方？

薩斯教授以提出問題的方式引發人們思索這些悄然興起的問題。也許，面對新事物的發生發展，人們更願意甚至試圖重回過去，並理直氣壯的認為這是一種恢復正常的狀態。但“舊時光”無論再美好，也僅屬於不可及的過去，當下的新興事物無論好的壞的，如果成為一種歷史必然，身處其中的任何存在，最清醒最理性的選擇便是接受並努力適應，且找到和諧共生的路徑。一如這次讓人們始料未及的 COVID-19 疫情，改變了人們的傳統生活生產方式，甚至思維方式，並且涉及的現實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因此，一種新的習慣、新的規則和制度也將伴隨而生。當然，無論對自然的身體政治體而言還是生命政治體而言，都是一場艱難的跋涉，畢竟全球各國都希望通過復工復產、復甦經濟的方式讓人們重回疫情前的生活軌道。因此，需要牢記的是，無論生命政治體做怎樣的改變和抉擇，身體政治體如果能被永恆的置於核心位置——“整體完整的人”——無論其時空位置如何，拓展生命政治體的公共創造力、競爭和革新能力是唯一的有力的武器。它將保障身體政治個體以及生命政治體在面臨突發的巨大的危機時不至混亂和迷失方向。唯如此，不論是國民生產總值指數，還是國民幸福指數，抑或是國民自由指數，都只是確保“人”或“全人類”為終極目的的有效手段和工具。

自人類誕生之初，便是伴著艱險一路向前。舊危機化解，依然會有新的危機不期而至。所有的是非善惡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無以過度評判——事後的經驗總結或許更有其時代的價值。但有一樣事實是危機時刻全人類共同的期許：讓不確定盡可能的確定。因此，當中國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取得抗擊新冠疫情的初步成效時，才有如許多的他國公民滿懷艷羨。根據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十月八日公佈的統計數字，2020 年十一黃金周 8 天長假期間，全國共接待國內遊客 6.37 億人次，按可比口徑同比恢復 79.0%；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4,665.6 億元，按可比口徑同比恢復 69.9%。雅虎新聞澳大利亞頻道 8 日說，全世界的推特用戶都被中國黃金周

發佈的照片“震驚”了。“5 億中國人正在度假，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仍在夢想度假”，印度“The Print”網站感慨稱，黃金周假期顯示了中國對經濟復甦和公共衛生措施的信心。而中國在後疫情時代也對世界做出承諾，在對抗疫情的戰役中用實際行動擔當起大國責任。疫情終將過去，2020 年終會成為一段帶血的歷史。當下，許多國家的疫情依然嚴峻，每天跳動的數字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和無數家庭的隕落。“我們之間深層次的聯結和對彼此的需要成為了被傳染利用的弱點，但是，我們之間相互依存，在充滿不確定時期（實際上從今而後的任何時期）也是力量和活力的源泉。”人類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員，現世中的每一個存在，都是一山之木，同海之波。任何生命政治體，無論形態，無論大小，都與個體的生物屬性的人一樣，為了生命之生存、利益趨利避害、爭鬥乃至戰爭。國家或社會群體這種類似自身生命“持存”意義的活動。但是，群體與國家為此生存目的所形成的強有力的合作更是其主要的意義。由此，打破“優績主義”的藩籬，拒絕任何形式狹隘的地方主義——甚至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地理愛國主義，摒棄無端的指責和猜忌，讓全人類同呼吸，共命運或許才是化解各樣危機的應許之義。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孫慕義：〈庚子疫癘憂思錄：這場災疫究竟會給人類留下什麼？身體政治觀念的力量與歷史意義〉，《蛇與杖》（醫學人文網）。SUN MUYI. “Gengzi Pandemic Grief: What will the plague leave to mankind? The power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body politics,” *Snake and Staff* (Medical Humanities network). [EB/OL]. (2020-02-27) [2020-06-30]. (http://www.she-zhang.com/news_show.aspx?id=4537).
- 漢斯 - 馬丁·薩斯：〈冠狀病毒不但襲擊個體，還襲擊政體與團體〉，《中外醫學哲學》，2020 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7-37。Sass, Hans-Martin. “The Coronavirus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7.

快資訊 Fast Information : https://www.360kuai.com/pc/9c92fea79c469a017?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EB/OL]. (2020-10-09) [2020-11-17]